

瑞典史

〔瑞典〕安德生著

商务印书馆

瑞典史

下 册

〔瑞典〕安德生 著
苏公隽 译

商务印书馆

1972年·北京

第二十二章 查理十二世： 从纳尔瓦到波尔塔瓦

(1700—1709)

1700年2月，萨克森军队不经宣战，便长驱直入立窝尼亚，企图偷袭里加，但是没有成功。当时那里的指挥官是年迈的埃里克·达耳伯格。接着在3月份，丹麦进攻霍尔施坦因—戈托普，但是瑞典在两个海上国家——英国和荷兰——的协助下，进攻锡兰岛东海岸，这样就迫使丹麦让步。不久订立和约：在瑞典的援助下，确立了霍尔施坦因—戈托普的地位，抵制瑞典的三国同盟也就从此瓦解。可是，1700年秋，在瑞典国王和政府正在考虑下一步骤对付奥古斯都的时候，彼得大帝率领大军侵入英耶曼兰，开始围攻瑞典在那里的主要据点纳尔瓦。瑞典立刻应战，把军队调回波罗的海省份，由国王亲自统率。他们在佩尔璠登陆，11月中，假道勒瓦尔，向纳尔瓦进军，而在立窝尼

亚对付奥古斯都的战争则缩小为防御战。

这一支由十八岁的国王和他的副司令卡尔·古斯塔夫·伦斯彻耳德中将所统率的军队约有一万人。查理十一世新创的军事组织至今还很少有机会在实际战争中有所表现；而且除了少数最亲近的人以外，谁都不知道年轻国王是怎样一个人。他率领着部下正在通往东方的沼泽密布的崎岖道路上、在俄罗斯人留下劫掠的痕迹的道路上前进。国王热情地研究过昆塔斯·克提阿斯·腊法斯所描写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事略，对《圣经》又很谙熟；也许现在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新的亚历山大大帝，正在向前迎击东方成群的流寇，要不然就像《旧约》中的一个英雄，奉上帝之命，同他本人的又是他百姓的敌人决一死战。

无可否认，瑞典历史上很多转折点是由战争来决定的，1700年晚秋，当查理十二世向俄国军队推进的时候，等待着他的正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会战。他的前途看起来好像没有把握。纳尔瓦重重被围，包围的兵力达四万人，统率的人都是国外声名卓著的将领，为了抵抗进逼的敌军，俄国阵营筑起了一长列的堡垒、壕沟和关栅。一反稳健

战术的一切常规，瑞典司令们率领着步兵直接进攻这条防线的中心，在他们冲锋的同时，恰巧有一阵暴风雪突然从西方猛袭而来。俄国的战线被切成两截，在短兵相接的浴血搏斗中，两半截被隔离溃散。最后一部分俄国军队奋勇坚持，但几小时以后，也不得不屈服投降；在设法渡越纳尔瓦河逃命的时候，很多人淹死，或被斩杀，其余的人逃到防线的那边，正好被瑞典骑兵拦住去路。俄国军队有些部队已完全崩溃，而彼得大帝本人早已在两天前临阵脱逃了。俘虏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瑞典军队的人数。由于既无法对他们加以防范，又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除了军官以外，把他们都释放了。国王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尽了多少力量，很难精确评价；他的责任当然就在于发布进攻命令，而且他在整个战役中保持着指挥之权。这一天无疑地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在这一天看出他能做得最好的、而且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指挥军队作战。

这一辉煌胜利使北欧政局立刻受到影响，整个西欧的目光都集中在查理十二世和瑞典身上了。这时，“西班牙继承战争”快要爆发了，路易

十四世和他的劲敌——海上国家英国和荷兰——都渴望争取瑞典为同盟国。这时，查理十二世可以有三条取舍的途径：同俄国继续作战，立刻媾和，或者同波兰的奥古斯都兵戎相见。究竟哪一条是正确途径，历史学家们的意见始终未能一致——这并不单单是由于查理十二世所引起的，如他所“正确”选择的那样。查理十二世采取了最后一条途径。把他的军队充实以后，1701年夏，他率军进驻里加，渡越德维纳河，虽则河的南岸是在奥古斯都军队的掌握之中。敌人被击溃散，库尔兰的公爵领地唾手而得。

这时的局势看起来同春天很相似。瑞典感到很难诱使它的两个敌人中的任何一个敌人出来决一死战。彼得大帝深藏在俄罗斯帝国广袤疆域的腹部，似乎无法接近；奥古斯都在国际法方面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他理论上只是以萨克森选帝侯的身份同瑞典作战，而并不是以波兰国王的身分同瑞典作战的。从1660年以来，瑞典和波兰一向保持和平，相当程度的和睦已经代替了过去的敌对。当时出现了一个微妙的政治局势，使查理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声言只要波兰

废黜奥古斯都，他就满意了。这个主意符合常情，同瑞典传统的对外政策是一致的。这是企图实现约翰三世所一度梦想的瑞波亲善的一种尝试，虽然方法和情况都已大大不同了；在波兰战争期间，查理十世也有过这样计划。这一计划同差不多与此同时的路易十四世想要在西班牙扶植亲法政权的梦想也有几分相似。是否行得通，当然是另一回事。

1710年夏，在查理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候，北方大战的局面已进入一个经常使历史学家感到头痛的新阶段。这以后所产生的问题特别曲折，因为这些问题都牵涉到两个令人困惑不解的因素，彼此那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又那么错综复杂，无法把它们割裂划分。头一个问题是查理本人的个性和脾气；他对他的王权和他的使命所怀抱的宗教式信念，他的道德观念，他的计算精确、条理分明的思考力，他的高深莫测的沉默寡言的习惯，这种习性甚至使接近他的外交官员和作战将领们都无法猜度他的最终目的。还有他对于战争的热诚正像他父亲对于财政方面的热诚一样。虽然他有一个军人的称号，他仍随时都准备为博取外交方

面的声誉而努力。第二个问题是瑞典的波罗的海帝国实际上掌握了多大的权力，是不是已很稳。这两个问题迄今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尚有待于精深的研究。

正像从前查理十世企图在波兰境内成立一个亲瑞典派的时候那样，或者在他想使波兰分治的时候那样，波兰是不容易对付的，因为目前波兰的政权操纵在少数共和主义者手中，国王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元首。由于体制松懈，波兰政局很难处理。在波兰人表示拒不废黜奥古斯都以后，查理十二世就把战区移到波兰，首先进攻华沙，然后再向克拉科夫推进。现在他已对波兰公开作战，同奥古斯都的萨克森军队和波兰王室在这一期间为了对付他而召集的军队展开战斗，1702年在克利斯左夫获得了一次辉煌胜利；在很短时间内，波兰人被击溃，萨克森的步兵有很大一部分也被歼灭。由于采用了那时候欧洲尚未谙熟的卡罗林式战术，骑兵的攻势非常猛烈。那种战术的特点就是在密集的队形下，执着短兵器疾驰冲锋；步兵采用的战术大致相同。次年，瑞典人攻占了维斯拉河上设防巩固的要塞梭尔恩。他们在那里俘获了萨

克森步兵的绝大部分，从此掌握了那一国家这个重要河流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可是，这许多胜利都不是决定性的。只要奥古斯都退回到他的选帝侯领土范围以内，他就安然无事，因为只有通过德帝国所属的西里西亚才能到达他的疆界；1704年，查理虽然调遣军队逼近西里西亚的边境，不知毕竟为了什么缘故，他驻足不前。他坚持他原来的计划：废黜奥古斯都，推举一个亲瑞国王，逐步地在波兰组成一个亲瑞典派。我们没有必要一一追述他在波兰各地的进军、围攻、追击和一切战略性的军事行动，虽然就性质而言，这些行动都具有高度军事价值。把结果说明一下也就够了。一部分由于波兰某些贵族派别，一直操纵在瑞典指使者的手中，一部分也由于维持瑞典军队所需的大宗款项，波兰贵族阶级中有一派人所组织的“联合会”终于在1704年被说服不再效忠国王奥古斯都。于是各等级举行会议，推举了一个名叫斯坦尼斯拉斯·累什钦斯基的波兹南贵族做他们的国王。会议的合法性多少是有问题的。这就使一连串奇怪的事件告一段落。下一个步骤是同波兰王国订立一项正式条约。这项工

作在下一年完成。长时期征战的效果现在已经表现出来：波兰和瑞典缔结了显然把矛头指向俄国的同盟。俄国虽然是奥古斯都的盟友，但波兰很多人却把它认做是宿仇。此外还依照从埃里克十四世通过古斯塔夫斯·阿道耳法斯和阿克塞耳·奥克森斯提尔那两代传下来、在十七世纪经过瑞典官员精心制订的政策，缔结了一系列的贸易协定。确定里加为瑞典内地的输出口岸，给予瑞典人在波兰主要城镇中进行贸易的权利以及从加里西亚盐坑上以优惠条件采购食盐的权利（这一种物资仍然是瑞典的大宗输入品），最后，波兰保证除非取道里加，禁止俄国和西欧间的一切过境贸易。

但是只要奥古斯都仍在波兰保持着势力，这些协定就仅是纸上空谈；而他早已在萨克森编集新的军队，还在吁请俄国军队的援助。只要萨克森不受侵袭，瑞典不断取得的胜利就毫无用处。查理十二世究竟为什么要在波兰境内逗留那么久，各方有过很多争论，并且曾经试图在各种不同的外在因素方面找寻答案。也许他指望同普鲁士缔结同盟，使他便于进攻俄国，就地解决双方争端；

事实上，两国已经进行过长时期这样的谈判，后来又讨论了普鲁士居间调停瑞典和俄国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很清楚，查理显然想防备普鲁士，防它可能怀有掠夺西普鲁士境内波兰属地的野心。另外，他逗留在波兰，也许是希望把沙皇的主力诱引到波兰本土，以便在那里同他们会战；或者，也许他感到在波兰容易解决他的军队的补给问题。查理本性寡言少语，使人难以观察他的动机。伦斯彻耳德是他的最亲信的人。有一次他写信给他，提到一项只有他们二个人知道的军事计划。他所用的辞句足以表明这种特性，他说：“我从没有把这件事向世上任何人泄漏一言半语，也没有在举止行动中露出丝毫蛛丝马迹。”无论如何，他同普鲁士进行的长期谈判一无成就，因为普鲁士在“西班牙继承战争”中是路易十四世的敌方之一，显然不愿甘冒同俄国断绝友好关系的危险。可是，1706年初，在接近西里西亚边境的弗劳斯塔特，伦斯彻耳德从萨克森军队手里获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待到春季，查理本人耀武扬威地到达俄国边境。在他看来，往东和往西的两条路线好像都是通行无阻的。他选择了后一条路线，率领着军队穿越西

里西亚，直入萨克森，1706年迫使奥古斯都在阿耳特朗斯塔特签订和约。瑞典军队在那里驻扎了好几个月，休养将息，靠当地富裕的乡村供养，同时装备武器，以便利用从国内调来的援军进行另一次大战。

在这时期，卡罗林式军队是一支模范军队；无疑地它是一种空前精锐的战斗力量，并且整个地感染了国王品性的熏陶。查理严格地遵守着军人应有的风度，对照之下，在当代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自己永远成为一个神秘的、富有魅力的传奇式英雄。他身上穿着一件朴素的蓝布军服，脚上套着骑兵的长统靴，腰间挂着一柄大军刀，不佩带当时流行的假发和其他装饰品。就这样，他亲自统率军队，腰背笔挺，说话简洁；据一个瑞典观察家说，他使人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无法以笔墨形容的东西，“令人望而生畏，几乎可以说是阴险沈鸷”。他从不贪图舒适，能够同最卑微的士兵同甘共苦，休戚与共。随军牧师耶兰·诺德保在他有名的《查理十二世编年史》中所谈到的下面一段轶事特别可以典型地说明国王认为他那个游牧民族式的、斯巴达式的军事国家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

得力的顾问派泊尔伯爵在国王面前表扬了一个年轻班长，阿克塞耳·奥克森斯提尔那的曾孙，建议马上予以晋级。国王拒不同意。他说，首先一个贵族军官决不会以应有的正当态度对待士兵，除非他本人已在行伍中有过实际体验，第二他不愿对任何人有所偏私。他说，因为无论怎样，一个军人应具的条件同他的出身是绝不相干的。

当查理停留在萨克森的时候，“西班牙继承战争”的敌对双方都向他讨好。可是，任何一方都未成功，尽管马耳博罗曾经到瑞典军营中进行他的著名的访问。古斯塔夫斯·阿道耳法斯时代的传统依旧存在。瑞典为了西里西亚新教徒的宗教自由问题同德皇发生的冲突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照情形看来，这种冲突引起了种种预言或希望，但是这件事并没有使国王改变他的政策。争执终于在有利于瑞典的条件下获得解决。这种结果不但有力地说明了它的势力，而且使它有机会在德意志新教徒中招募新兵。但是国王正忙于其他计划，并不热中于参加西欧战争，虽然他并没有把他的计划泄露出来。

1706 年春，在商讨查理下一个行动的时候，

有人坚决主张，“瑞典的主要利益所在就是保存这支军队，以便解放瑞典帝国各省份”。事实是，在查理出征波兰期间，瑞俄边境上发生了重大事件。俄罗斯人在立窝尼亚连打了几次胜仗，由于坚决顽强作战的结果，从拉多加湖起至芬兰湾止，涅瓦河的整个水路已落入彼得大帝手中。他在河口建筑了两座城市——圣彼得堡和喀朗斯塔特。这就使古斯塔夫斯·阿道耳法斯在《斯托耳博伐和约》中所获得的土地受到威胁，要是俄罗斯人渡越这条河流的话。1704年，也就是在斯坦尼斯拉斯被推为波兰国王的同年，沙皇已夺回纳尔瓦，因此他能在瑞典参政会举措失当和瑞典东战场将领们指挥不统一的情况下，利用他的优势兵力，巩固了他在波罗的海中新得的阵地。在查理十二世仍然留在萨克森期间，边境形势一直没有变动；纳尔瓦司令在1703年对这种形势有扼要说明：“于是，这一带领土就被遗弃，拱手让与敌军，任凭他们蹂躏，纵然不是任凭他们永远占领。”然而，不论对波罗的海省份，或对芬兰，国王都不表示忧虑。

1707年夏末，查理十二世统率着一支四万人以上的大军——多数是瑞典人——从萨克森向东

进发。1708年初，他已用计把在他离开期间曾在波兰和立陶宛逞尽威风的大部分俄国军队顺利地从那两处引出去了。这渐渐地使当时惊奇不置的世界开始明白查理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正在向波罗的海省份进发，不是为了解除俄罗斯人在那里的压力，收回失地，而是为了一举解决整个俄罗斯问题。他把一师军队留在波兰支援国王斯坦尼斯拉斯，而他本人直捣俄国力量的中心莫斯科——这种战略正是大约一百年以后拿破仑所效法的战略。依照用毁坏敌方作战根据地的办法来阻挡敌人进军的野蛮传统惯例，俄罗斯人在他前进的路线上实行焦土政策，因为彼得大帝连想也不愿想，施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同样也会使他自己的国家受到损害。但是查理早采取预防措施来保证给养的正常供应。先前在波罗的海南部省份指挥军事的雷温豪浦特将军奉令率领他的部队携带大批补给从里加向东南出发，然后同主力军会师。俄罗斯人的抵抗在霍洛夫津被查理的军队所击退。查理的军队继续前进，穿越距离较短的路程，直抵俄国边境。这项大规模的计划指向早已受到国内严重危机震荡的广大俄罗斯帝国的核心。可是，距

离这次大战灾难的转折点现在已经不远了。

俄罗斯人的焦土政策非常彻底，瑞典国王简直没有办法在通往莫斯科的北方道路上解决军队给养问题，即使他得到雷温豪浦特带来的补给品；而且俄罗斯人老是规避正面冲突。因此他决计转向南方的塞维里亚，希望找到一条受破坏较少的通往莫斯科的路线。他把军队加以调遣，以便为雷温豪浦特扫清道路，无疑地以为他已近在咫尺。一支强大的军团奉令先行出发，去保卫新根据地和它的各处入口。但是这一支先遣部队在地图上没有载明的深林中迷失了路途，结果让俄罗斯人先到塞维里亚，大肆破坏，把瑞典人计划中的进军路线上的重要据点加以占领。

与此同时，查理发觉，关于雷温豪浦特的处境，他所得到的情报不实，事实上他已经遭到俄罗斯人优势兵力的突然攻击；他虽然在耶斯那苦战一场，但是却把补给军需和他的炮兵全部丧失。到他们赶到塞维里亚境内，他的残部才同主力军会合。在这种情况下，查理不得不再往南移，指向乌克兰。在那里，他可以指望得到叛乱的哥萨克大将马泽帕的支持。但是不幸的事接踵而至。俄罗

斯人利用内线作战条件，又一次对查理先发制人，攻占了并且焚毁了马泽帕的都城，把乌克兰叛乱完全扑灭。可是，因为他们来不及在整个乌克兰坚壁清野，查理总算得到了良好的冬令营地。他满以为到春季一定会有援军从波兰开来，那时候，就可以从更靠南的第三条路线进逼莫斯科。

到这时为止，他的宏伟计划已告失败。第一次有一支敌军认识到企图深入俄罗斯广袤的腹地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俄国的指挥部表现得非常机警，非常坚忍，与先前大不相同了。然而国王还是相当镇定。春季不久就会来临，他的军队久经风霜，有了良好的冬令宿营地，并不算是一件苦事。可是，1708—09年的冬令不同寻常；这是整个欧洲人们记忆中最冷的一个冬天。法国的葡萄园都被浓霜所摧残，俄罗斯平原上的寒气凛冽难堪；成百成百的瑞典士兵冻死了；成千名严重冻伤。到了新年，温度降到最低水平；查理部下一个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们从没有度过“这样一个可怜的圣诞节”。寄托在波兰援兵身上的希望也被粉碎，证明信赖那个国家的强迫合作是犯了错误。但在另一方面，查理得到了更靠南的扎波罗日·哥